

● 袁厚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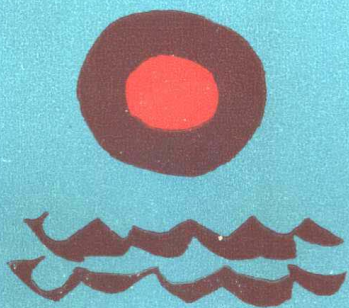
● QILUNJIAN ZHIZHAN
MILUJI

七九年之战目击记

● 昆仑文学丛书



社



七九年之战目击记

袁厚春著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昆仑文学丛书 ·
七九年之战目击记

袁厚春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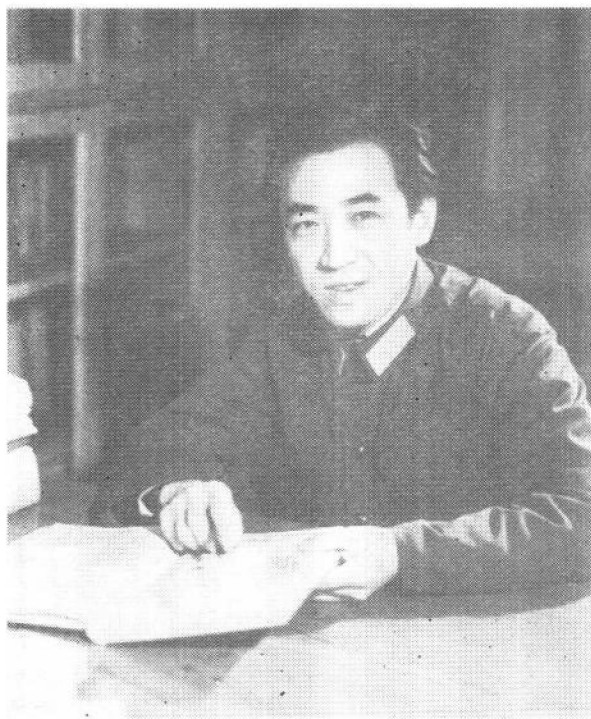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frac{7}{8}$ ·插页3·字数130,000

1987年2月第1版·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040-003-4/I·4

书号10282·25 定价1.15元



美在彼岸；而凡我接触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暗示我一条捷径：摸着石头过河。

袁厚春

5009.82 / 10

作者小传

袁厚春，一九四五年生于吉林省白城县农村，后迁入黑龙江省。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一九六三年入伍，一九六五年入党。历任战士，团报道员，师新闻、文化干事，铁道兵文化部干事，一九七二年调解放军文艺社任编辑。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作战期间，跟随我穿插部队深入敌境，荣立三等功。一九八二年底调昆仑编辑部工作。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报告文学《战士陆朝明》获总政颁发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征文奖，《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合作）、《省委第一书记》相继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开掘时代之美

——序袁厚春报告文学集《七九年之战目击记》

唐 挚

就职业来说，厚春同志是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是很忙碌的，我没想到，他在那么紧张劳累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写了这么多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现在即将结集出版了，这不仅令人感到高兴，而且对他的勤奋，我也很赞佩。

从我和他有限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个思想活跃，勇于求索，对生活、对时代都很敏感的人。他正当盛年，天南海北，跑过不少地方，生活阅历相当丰富。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欣逢当前除旧布新的大变革、大腾飞时期，对于种种风云动态，人世波澜，自然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思索；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生活中的新信息、新课题、新变化、新发展，更不可能不冲击他，激动他。在默会意象，情动于中的时候，他便禁不住要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将丰富多采的时代信息报告给人们。

很多人都感到，在当前万象更新、百废俱兴的转折时

期，生活节奏变得空前迅疾了，不仅困难、矛盾、冲突错综交织，创造、变化、发展也异常缤纷繁富。如果说，报告文学是信息的文学，那么，在信息如潮水般奔涌而来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信息，才能最有力地传递出历史发展的趋向、时代跳动的脉搏、生活前进的足音，从而使人们获得最强烈的感应呢？

纵览厚春同志的报告文学作品，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十分关注于改革。改革壮举中的人和事，不仅最能激发起他的思考，也最能激发起他求索的热情。比如《省委第一书记》和《河那边升起一颗星》这两篇获奖作品，就是相当鲜明地表现了这个特点的力作。

应该说，写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人物，难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报告文学，不容任意虚构和想象，要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从广度和深度上，生动地刻划出这样一位高级领导者的形象，没有相当的胆识，是不易下笔的。但是，高扬同志在改革热潮中搏击的身影，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确实吸引并感动了他。他不惮艰难，寻踪觅迹，沿着这位老职业革命家的风雨历程和在改革中不同凡响的作为，终于以质朴坚实的文字，为我们描画出一个永葆革命青春，不断进击，大胆开拓，同时又深入实际，周密调查，与人民共甘苦的现代化共产党人。作者笔下这个热烈呼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和革命家，既是可尊敬的，又是令人觉得亲切的。作者把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宏大的战略眼光与深入实际的质朴作风，鲜明的爱憎是非感和对群

众的深情厚意，大胆地破除旧习与果断地支持创新的品格都融为一体，多角度、多层次地写出了人物的胸襟与气度，这就使我们从他身上，不仅看见了开拓者的魄力和意志，也感受到了创造者的青春与活力。这正是当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最需要的带头人和领导者。因此这篇作品一发表，就立刻有了“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的反响，引起广泛的注意，获得广泛的好评，当然不是偶然的。

《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就题材而言，似乎没有上一篇那么重大，写的只是一个基层连队年青的指导员李随国的事迹。但是，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出名的“老后进”连队，硬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了震动全团、全师甚至全军的先进连队。这变化的秘密何在呢？随着作者的描述，一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者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李随国不仅以坚定的决心扫除和荡涤了思想工作中摆形式、说空话、表里不一等等恶习，而且首先给干部“立法”，建立支部与战士之间高度信任的关系；在扶植正气、抵制歪风上，他说到做到，不徇私情，从而在是非曲直的原则面前，树立起干部与战士人格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李随国对于战士的热爱和关怀，不仅仅表现在关心他们现在的成长，为他们解除精神上的苦恼、生活中的困难等等，而且关心他们将来的前途，从新时期不断发展的现代生活的需要出发，为他们送知识、送技能，开阔他们的眼界，树立起生活远大的目标和人生崇高的理想，

“帮战士找到一条通往理想的正确的路，让他们出门第一步就踏在实处。”作者正是从这里敏锐地、及时地传递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具有时代特点的改革的新信息和新面貌。

厚春同志的报告文学作品，常常带有哲理的、思辩的色彩，但这并不是出乎刻意经营或无谓装点，而是从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的发展中生发而来，是从作者思考的激情对于事物本质的严肃追索与开掘而来，因此这类议论不仅不给人枯燥说理的感觉，相反的，却大大开拓了读者品味和感受的空间，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在《省委第一书记》中，当高扬同志深入到他过去战斗过的老根据地涉县时，发现这里相当多的农民口粮不够，仍不得不吃糠，这位当年的政委很不平静了，他连夜和县里的同志详尽地研究了改变当地面貌的发展规划，然后匆匆赶往下一个地方。作者这样描述了第一书记的心情：

“……一路上，他看见几乎每一道山坡都刻着历史的教训，残留着‘左’的指导思想的痕迹；他也看见了被人的僵化和狭隘所掩盖的大自然的潜力。造物主原来在每一块土地上都安排了各自的‘优势’，给每一条山沟都预备了发展的门路，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去开发。站在这里谈论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你将不再觉得‘翻两番’只是印在纸上的字眼，而是古老地壳下岩浆奔突的声音，是江河和林涛的呼唤。你将产生一种奋斗甚至献身的冲动。”

这里既是主人公感受的真切描述，又何尝不是作者对

改革者精神世界的开掘。正是通过这类夹叙夹议，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滚动在字里行间那股呼唤、渴望改革的迫切之情，体验到从生活深处反映出来的历史要求的强大信息。

又如《河那边升起一颗星》中，当李随国的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战士的极大信赖，并且使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调动起惊人的积极性，完全改变了落后连队的面貌时，作者以精炼而概括的语言，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李随国象一滴红色的墨汁，以自己的生命的色泽浸润着周围的一片白纸；他是一棵小草，用自己旺盛的青春染绿了祖国的一寸地面；他是一颗星，虽然很小，但当人们眼里的黑暗面太重的时候，他却用自己所有的光焰一寸一寸地照亮着人们生活的空间……”

这是对李随国改革政治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效果的概括，也是对这个热爱战士、热爱生活、热爱理想，具有献身精神的部队基层干部的赞颂。但这里所揭示出的人生哲理，一个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同样能达到崇高的诗意的境界，却是含有深厚的意蕴，很值得人品味的。

厚春同志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决不仅仅是我所说的这样一些特点，他所反映的边疆前线的战斗生活和战士们在保卫祖国时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也让我们认识了新一代军人的新风貌；而且从另一方面证明，他的敏锐深邃的目光，总是特别关心和注意时代风云激荡之处，

这对于报告文学作者来说，我以为是特别可贵的。法国画家库尔贝曾说：“美，象真理一样，是和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有关的，是和能够抓住它的个人有关的，美的表现是和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思想力量成正比例的……”在当前现代化建设轰轰烈烈，改革热潮震撼祖国大地的重大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和更新，新的信息纷至沓来，这无疑是报告文学这种样式大展身手的好时候，有人甚至说，现在是报告文学的时代，这虽然不无夸大，但这种最能有声有色地传递信息的文学样式，越来越受群众欢迎，越来越为读者所欣赏喜爱，却是事实。厚春同志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而且显然还有很大的创作潜力，希望他保持和发扬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以更阔大、更深邃、更睿智的思考，关注腾飞的时代，不仅给我们传递生活日新月异的信息，也为我们传递日新月异的时代之美。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夜

目 次

开掘时代之美（序）唐 挚（1）

友谊关的回声（1）

战场目击记（三则）（9）

战士陆朝明（25）

赤诚的火焰（40）

别有洞天（49）

绿色的河（63）

河那边升起一颗星（69）

陨石之歌（96）

静静的花丛（119）

省委第一书记（131）

友谊关的回声

踏着露水微润的石级，披着蒙蒙晨雾，我登上友谊关挺拔雄奇的关楼，向东、西眺望。深沉的记忆薄雾般萦绕在心头，驱使我痴心地寻找着昔日中越友谊的信物。曾记得，西面的金鸡山下敷设着四根粗大的输油管，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浓黑的石油——不，中华民族的血液啊，汨汨地流向危亡中的越南国土。曾记得，东面的大青山下有我们的烈士陵园，埋葬着援越抗美斗争中牺牲者的遗骨。可是啊，群峰连绵的大青山，只在白雾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危岩壁立的金鸡山，也昂首怒目，默默无言……

突然，浓雾中传来粗厉的爆炸声。我的心受了重重的一击，立即意识到，这是越南当局埋在我边境上的地雷，又使我和平的边民伤亡。半年来，这样的消息接连不断。今日的惨剧，又发生在哪一块地方？爆炸声拖着重重的尾音，在空谷中奔突、冲撞，此呼彼应，首尾交叠，渐渐变得难以分辨……一时间，万千感慨涌上我的心头，同那山

谷的回声一样，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胸膛……

循着嗡嗡的回声，我看到了关楼东侧闪亮的铁轨，莫非是越南当局埋在那里的地雷炸响？可那里本应是汽笛悠悠、车轮铿锵的地方！当年，这条铁路是多么紧密地联结着中越两国呵！它北抵北京，南经河内，并象独弦琴的丝弦一样纵贯越南狭长的版图，直达南端的胡志明城；而友谊关正如一只高耸的琴码，托起这友谊的琴弦。一九六五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炮声将琴码的南端拨动，立刻在它北端——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激起了强烈的轰鸣；于是，通过这条铁路，中国人民送去了源源不绝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以至无所不包的生活日用品。这一切，有谁比我友谊关的军民记得更清！他们曾亲手把堆积如山的援越物资扛上车厢，他们曾不分昼夜地护送一列接一列的援越列车过境。那年月，这条弦上奏的是多么深挚的中越友谊的旋律，多么高亢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颂歌呵！

谁知，战争刚刚结束，越南当局就露出了叛逆的嘴脸，利令智昏，一头扎进霸权主义的怀抱，一手砍断了中越友谊的琴弦。看吧，这条国际铁路的接轨点上，镌刻着中、越、法三国文字的界石，被他们偷偷地拔掉了，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大片的中国领土划入他们的版图。他们一再蛮横地阻挠、殴打我巡逻战士和维护铁路的工人，制造流血事件。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凌晨，越南当局竟出动几百名军警和流氓打手，将我方刚刚砌好的路基护坡撬毁，将片石推进山沟，并操起早已准备好的钢钎、木棒、砍刀和石

头，对我前来劝阻的战士和工人大打出手，使我二十九人流血负伤。路旁的探照灯被作贼心虚的越南暴徒砸烂了，我战士宿舍的玻璃窗被打碎了，那米黄色的墙壁上，至今还留着越方用石块袭击的二百八十多处创伤。

这次流血事件的负伤者中间，有我边防部队的翻译苏树森同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被砸扁的五星帽徽，告诉我说：“这就是越南暴徒的罪证！我要永远留着它。”看得出，此时他心里翻腾着怎样难言的愤慨啊。援越抗美期间，他曾两次随同我工程技术人员，去帮助越南人民维护铁路和排除水雷。为了这条铁路，我援越军民曾多少次冒着敌机的威胁，去填平深深的弹坑，去排除丝丝作响的定时炸弹。多少好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帝国主义的炸弹未能使这条铁路中断；而今天，越南当局的强盗行径，却使我铁路员工无法进行正常维修，迫使这条国际铁路陷于瘫痪。

循着山谷的回声，我的目光又移向友谊关下蜿蜒的公路。当年，这里曾是一条汽车的河流，友谊的河流，一队接一队的解放牌卡车，送出了多少援越物资！可今天，公路两侧随时可能有越南当局埋设的地雷炸响。去年，他们屠杀、驱赶华侨的“八·二五”血案，不就发生在这块地方？越南当局将大批华侨赶到边境，却不许他们到河内办理正当的出境归国手续，迫使两千多名难侨，不得不拖儿带女，风餐露宿，滞留在公路两旁的山坡上。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左右，正当我方为难侨送饭的卡车驶达“0公

里”边界，难侨们聚集起来准备吃饭的时候，越南军警突然窜上山坡，强行拆毁难侨们遮避风雨的茅棚，把他们向中国境内驱赶。难侨们稍加抗争，他们便借机大砍大杀。我执勤战士们亲眼看见，一名暴徒用砍刀砍倒了一位华侨妇女，又饿狼一样追赶她的几个四散惊逃的孩子。暴徒抓住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提起他的头发，就一刀砍下去……另一处山坡上，几名手执匕首、木棒的越南暴徒，围打着一位华侨老人，老人背上流着血，被推进鱼塘，暴徒们又用长长的竹竿，将他戳打致死……四处的山坡上、公路旁，到处都有疯狗一样的越南军警追击、砍杀着华侨妇女老幼，当场使几十名难侨死伤。一时间，呼儿唤女、呻吟惊叫之声，混成一片，惨不忍闻。难侨们不得不遗弃行李财物，涌入我方境内。这天，蒙难华侨血迹未干，越南当局又出动几百名武装人员，明目张胆地侵占了公路西侧的我国领土重冷岭！

站在关楼，可以清晰地看见左前方瑯郎岭上的十九号界碑。界碑北面的山窝里，有我友谊公社卡防生产队的四亩稻田。多好的一丘稻子啊！却为什么让它倒伏在地下，被雨水沤烂？啊，是因为越南军警在稻田里埋下了地雷和浸毒的竹签！

公路已被越南当局设置的路障、铁丝网隔断。路西我重冷岭上，那茵茵草毯已被掀开一道赭黄色的口子，侵略者的战壕、地堡，痂疮似地破坏了它的容颜。看看那些野狗般在山头上游荡的越南军警吧！他们的肩上斜挎着中国

的五六式冲锋枪，屁股上挂着中国的五四式手枪——那是我们送给他们打击侵略者的呀，如今，枪口却对着友谊关的胸膛！

起伏的回声越传越远，将我的思绪引向那千丘万壑中的无数边寨。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两国边民，同饮一江水，同烧一山柴，语言相通，血缘相联。月色融融的夜晚，青年男女们隔界相望，用优美的山歌倾吐彼此的爱慕，唱着唱着，两支火把合成了一支，恋人们双双坐在竹林下，小溪边，共对月老，山盟海誓。每逢年节或农闲，常有成双成对的青年夫妇，到边界的这边或那边，回娘家，走亲戚。就是越南当局一再制造紧张局势的一九七八年一月，单是经友谊关一带取道探亲的两国边民就有一千余人。在战争和灾荒年月，边民们即使非亲非故，也常互相接济。若逢圩日，越南边民便挑着担子，挎着篮子，成群结伙地到中国赶集。越南边寨遇有危重病人，也总喜欢送到中国求医，我们的医生不论昼夜，一律免费接诊。

如今，那迷人的恋歌听不到了，圩市上充满友情的喧笑声听不到了。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生生把两国人民的骨肉情谊隔断了。有人告诉我一个令人愤慨而又动情的故事。那是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方某村的山坡上，过来了一位越南农妇。她装作割草，躲过越南公安人员的眼睛，悄悄对我放牛的社员说：“再别到边界上放牛了，我们的公安已经在那里埋了地雷。我不进村了，你回去告诉村里的人，就是遇着红白喜事，也别过去串门了。他们要抓你们